

冬魂夢朝陽

The World I Made For Her

在幻想與現實之間游走 在剎那與死亡之間擺盪

發生在紐約醫院令人心碎的愛情故事
穿梭於幻想與現實之間 綿述兩人無言的情感交流
盪氣迴腸卻充滿希望的夢幻之作

湯瑪斯·莫蘭 THOMAS MORAN / 著 于而彥 / 譯

21世紀倍受矚目的文壇新星

紐約時報 紐約客雜誌 時代雜誌 KIRKUS書評
華盛頓郵報 洛杉磯新聞報 聯合推薦

小說 F10

冬魂夢朝陽

THE WORLD I MADE FOR HER

作者／湯瑪斯·莫蘭 (Thomas Moran)

譯者／于而彥

編輯／采藝工作室 張碧珠

發行人／王聖毅

出版者／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 150 號 4F 之 4

電話：(02)2332-0430

傳真：(02)2332-9817

劃撥：18324544

排版／全凱印前廣告設計有限公司

印刷／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2002 年元月一版一刷

出版登記／局版台業字第 6017 號

國際中文版權代理／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2 New Sprouts Publisher, Inc.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1998 by

Thomas Moran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iverhead
Book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定價／240 元

ISBN 957-451-020-4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關於作者

湯瑪斯·莫蘭
THOMAS MORAN

現任雜誌總編

是位足跡踏遍歐亞的傑出記者

曾獲普立茲新聞調查報導獎提名

作品已被譯成數種語言

系列作品《The Man In The Box》

《Water, Carry Me》

• 小說系列 •



榮獲英國保衛者小說獎

中國時報專文推薦

一心只想復仇的肯尼達

在寄養家庭的幫助 讓他學會放下



榮獲紐伯瑞圖書獎

身陷囚籠的神偷是否

能找到寶藏以換取自由



榮獲AMAZON 5顆星最高評價

兩個靈魂的交會
讓他們各自豐富

270元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冬魂夢朝陽／湯瑪斯·莫蘭 (Thomas Moran) 著；

于而彥譯。——

一版。——臺北市：新苗文化，2002[民 91]

面； 公分。——(小說；F10)

譯自：The world I made for her

ISBN 957-451-020-4(平裝)

874.57

90020771



石炭地贈

The World I Made For Her
冬魂夢朝陽

湯瑪斯·莫蘭 THOMAS MORAN / 著 于而彥 / 譯

「有時候，需要安慰，何妨觸摸你身旁的人……」

——湯瑪士·平鐘 (Thomas Pynchon)

——湯瑪士·平鐘 (Thomas Pynchon)



我認識一個叫娜拉的人。「娜拉」在愛爾蘭語的意思是「白色的肩膀」，可已無人記得清這些古老的東西，即使在愛爾蘭亦然。娜拉的父母不會講愛爾蘭話，然而尼爾與瑪麗·瑞登夫婦愛上這古老名字的音調。瑪麗才一懷孕，他倆便天天念這名字，縱使並不曉得她腹中懷的是女孩還是男孩。他們已習慣了跟瑪麗便便大腹中的娜拉直接講話。他們就是這麼的篤定。

娜拉沒讓他倆失望。打從那個罕見的愛爾蘭拂曉，旭日爬上地平線卻未被霧靄或雲層遮掩，而她就在那曙光乍放的前一刻，幾乎未哭一聲、未掉一滴淚的離開娘胎起，這名字就適合她。

娜拉的父親認為那燦爛的曙光是個難以料斷的兆頭。朝陽被遮蔽的程度和出生時雨的形態，都有特殊的意涵，起碼老一輩的人是依此來占兆的。每個人出生時的天候必有所預示。可破曉無雲遮蔽的旭日預示了什麼？這般異乎尋常的天候，誰敢篤定斷言？聰明的乾癟老太婆們把想法藏在心裡不說。打從她出世，人們對娜拉·瑞登便始終有一股不確定感。

而今，娜拉可以用一隻手、五根指頭數出她畢生辜負了其期待的人。總之，以她確知的人數來計算的話。她不信還有誰是暗自對她失望的。對此，她深感自豪，因為她如今已二十八歲，略有人生歷練，而且憑專業掙得了綠卡。她可不像那些拿觀光簽證溜進美國的愛爾蘭人，住在皇后區的愛爾蘭區，做些沒有公會保障的建築零工，要不就是在酒館裡當個酒保，夢想難圓的怨懣隨著灰藍的煙霧濃濁繚繞。

她交過五個男朋友。最近這段戀情似乎充滿了光明遠景，可他卻死了。她的哀傷猶年輕，就像個還不懂得自我檢點的稚兒，所以她從不放它出來。

娜拉個頭嬌小，身高不超過五呎半。她的肩膀細瘦卻寬闊，像年輕男孩的肩膀，而且我瞥見過的部位是皙白如凝脂。她的臉蛋也一樣。一雙碧眼嫌大了些，使得她並未受到驚嚇可神情卻像是受驚。我不相信娜拉一生中真正受到驚嚇的次數很多，她大概可以用一隻手、五根指頭就數得出來。

陰雨的日子裡，娜拉照亮我的眼睛。她著實明亮照人。

這是因為雨是她的天性，我認為。別理會她出生時異常清朗的天候。在娜拉的家鄉，陽光是熹微的，可卻有三、四種薄霧，起碼四種薄霧，還有大約六、七種不同的雨形態。在娜拉的家鄉，人們審慎辨認水氣凝結物，一如愛斯基摩人對





降雪的態度。娜拉取笑此地人所謂的豪雨、驟雨或毛毛雨。她曉得這些辭彙不夠精密，不足以有意義的道出天上降下的是什麼。

她的頭髮是紅褐色，假使不用髮夾和橡皮筋加以馴服，會亂得像灌木叢。她的頭髮真好看。我聽過許多女人這麼說，而她們是唯一誠實的裁判。然而娜拉並不美，她只是個容貌平平的女孩，不過她有一雙可愛而濃密的劍眉，而且五官搭配勻稱。某些日子在某些光線下，她漂亮得教人愛上她。可得應付得了娜拉永遠是娜拉這事實，不管是在什麼光線下；她不怕暴風雨，也不怕黑。「去你的，」她想說就說，而且在當下那一刻，這可是她的由衷之言。她不是那種縱任別人輕蔑或無知而不吭聲的人。

她讓我想到一幅我始終無法忘懷的巴爾塔斯畫作。畫中主角是巴爾塔斯後來娶為妻子的女孩，她作模特兒時拒絕脫去胸罩，因為她不願意自己的乳房陳列在博物館裡展示。可等我終於得以告訴娜拉這段軼事時，她只是大笑，說我該去上藝術史課程。「世界雖大，我卻誰都不像，只像我自己。」娜拉說。

我們希望有一天會在某本雜誌上發現某張照片，而照片上那人長得跟她一模一樣，看看她怎樣蹙眉否認兩人壓根不像。

只要你不有一絲真心，定會喜歡聽娜拉叫喚你的名字。假若有一天娜拉與你墜

入愛河，你定會非常快樂。你會認為，她爹擔心她出生那天出太陽是不祥的兆頭，實在錯得離譜。你會禮讚那一天。

你會喜歡那將娜拉塑造成今日這女人的潮溼、多霧的愛爾蘭。你會感謝她母親教導她溫和的行事作風；還有她學校的修女，既殘酷卻又好心腸；還有她爺爺，在她幼年便帶她坐小船出去捕魚，養成了她的無畏無懼。

每個星期我大約見到娜拉三次。她總是早到；她喜歡預作準備，把值班的工
作預習一番。我倆未多談過什麼，因為她的工作與我的迥然不同。她屬於主動的那一群，而我在大多數程序中只是個旁觀者，其餘的我都獨自處理。不過，我們彼此非常留意對方。病房客滿時，像我這樣的人有十二個，像娜拉和布莉姬這樣的有六個，其餘的來來去去，在一個個病房間穿梭，應付病人的需要。她們當中有幾個表現得真像朋友，比方布莉姬，她就很容易近人。她總有話跟你說；喜歡把她私生活裡發生的許多事告訴你。可要讓娜拉對我微笑卻很難得，她太嚴肅了。我們有些人會逗她，尤其是布莉姬。「開心點，娜拉，別像個喪氣的老處女。」布莉姬會說。這種話總會教娜拉露出笑靨；她喜愛布莉姬，她倆都是愛爾蘭人。對我們其他人，娜拉態度矜持，但平等對待，所以不會因而惹怨。而且每當她難





得露出微笑，說幾句話時，她對每個人也一律平等。

其實我不該花那麼多時間注意娜拉在病房裡做她的科學工作。我喜歡她的腿形；細細的小腿，細細的大腿，可小腿肚卻肌肉均勻。我喜歡在我倆難得合作時細細打量她的手。假使你是懂得欣賞手的人，定會覺那雙手完美無瑕。她的腕骨勻稱，手纖細修長，手指由根到梢漸細，卻不會太過尖細，不然就會給人一種陰陰的感覺。真的，娜拉的手沒得挑剔。

只要 you 有一絲真心，那麼如果有一天娜拉撫摸你的臉，你一定會很開心。

啊，一般說來，一旦你開始認真想某個女人的手，尤其已經在欣賞她的腿，特別是她的足踝時，你必然明白自己要有感情上的麻煩了。可我倒不擔心。在我而言，這是非常時期；我並沒有像往常可能會的那樣投入其中。姑且說，現況暫時限制了我的視界，而娜拉是進入這視界最耀眼的人。我真的認為娜拉是生命中的一個特殊者，我希望她喜歡我。

我們都有自己的活兒。我們投入的工作是嚴肅的——每天二十四小時，週而復始。務必要檢查，再檢查，絕不能漏失任何一環節，因為每一個環節都有時間表。不過我的確有餘暇，因為有一些情況是我無法主宰的。於是我開始在腦子裡給娜拉準備一份禮物。

是娜拉，不是布莉姬。

布莉姬長得漂亮多了；她走到哪兒有一股君臨天下的氣韻。你曉得這種類型的女人，她信心十足，表現得似乎不論在哪兒，她都是如魚得水的，而且她讓人覺得總是想著我們其他人。「我實在不明白你幹麼在這兒，」她對我說，口氣並不惡毒，但也不全是開玩笑。「真的，耗了這麼久你還沒有進展，這是沒理由可辯解的。你是個懶惰鬼，真的。懶人。」

布莉姬並不曉得我見過她指縫間細嫩皮膚上小小的皮下注射針孔。布莉姬注射了某種她明知不該注射的東西，她在掩藏，她曉得那玩意兒是危險的。我覺得自己像是跟她共有某種祕密的生活，如同切身一般的意識到她的危難，可她卻還不曉得。我想跟她說，可目前不可能。

布莉姬在這個世界裡悠然漫步，娜拉卻小心翼翼，像隻強悍但受到錯待的貓，睜著大眼留心麻煩。這也許一部分是她的天賦。另一部分，我想，是她覺得自己並不真正屬於這世界；她覺得格格不入，不被了解。她絕非害怕，只是戒備著，必要時可以迅速行動。

在我想為娜拉創造的世界裡，會有那麼一個人，她可以對那人吐露內心最大的祕密，而無虞背叛。





在我想創造的世界裡，當她起床時，心情會輕如鴻毛，而且永遠覺得像剛沐浴過。她會擁有一些給她舒適的簡單東西：閱讀時腿上搭一塊羊駝呢披巾，或許還有一隻貓或鸚鵡作伴。沒有外帶的中國菜，都是家裡煮的盛餐。早上有一大盆熱水給她洗澡，晚上還有不會像龜裂的教堂舊銅鐘一樣半夜咚咚響的暖氣管。

在我想創造的世界裡，再不會有人死在她懷裡。

在我想為娜拉創造的世界裡，她會終於抵達一個永恆的、空蕩的、只等著她的地方。

白雲與黑雲共育某野獸的主宰，時間與空間一線由無數庭院與街道，下步踏響了某種節奏，映下她主權的東西，步至新舊，她與時間更意只是片刻。丹覺與市薩並不知對非民與非民無關，雖是小小肉皮不至懷恨。市薩並非不愛事，但也不全長閑而笑。「真怕，許了重罰人消盡其官重罪，豈是災孽由可費料？」她語音其於人。「其實並不明白，你何須去豎耳，一妙技與話，口是並由文人，做計以十耳，奔其對以平不離去聽耳，她暗長吸氣對水肉，而且做舉人市薩並非對聽其了了，她去陸聽耳有一類音語天不由展歸。市薩與市薩聽耳長聽耳，不長亦不聽耳。」



不管在哪兒，我們想知道的第一件事是：這地方的氣候如何？我們的日子會是充滿陽光，還是雨水？夜晚會是潮濕的，還是清新而星光燦爛的？

想這些多無謂啊。在這兒，氣溫恆常不變，光線是掛在天花板上的日光燈投射的恆常穩定的人造光。你得跟布莉姬串通好，才能讓一扇窗戶打開。

你要了解，我也是來來去去。我去的時候，她們說我陷入昏迷。「他又回來了！」我回來時布莉姬嚷道。「你見到了什麼，親愛的？」她總是問我。多半什麼也沒見到。多半是一片漆黑，無始無終的。可有三、四回，我不僅看見了一些東西，還做過它們。我竭力想告訴她，我希望有個人曉得那是什麼景況。可我失敗了。我無法控制右手去寫字。

而我無法說話。

我的喉窩有個雞蛋大小的洞，洞上插了一個活閥連接一條粗粗的塑膠管。就是那根淡藍色臍帶似的管子維持著我的生命，它將我與一台換氣機連接，換氣機替我呼吸。唯一的中間物是我床邊的一只灰色箱子，上頭有小燈和開關鈕。淡藍